

說部叢書

初第三十
第一編

寒桃記

卷下

寒桃記卷下目次

第十七回

冒風雪密訪有情人

購莊墅隱關幽歡地

第十八回

受挾制匍匐赴疆場

喜擺脫堂皇諧伉儷

第十九回

誣命婦虛言被斥

責鄙友守義絕交

第二十回

揭隱事冷眼旁觀

識先機平心臆斷

第二十一回

崢嶸頭角忽建奇謀

鼓厲精神再拚死戰

第二十二回

法都城重資聘色探

巴西街家輿論采隣

第二十三回

倪少女二次入監牢

萬律師一心翻罪案

第二十四回

教供詞辯護人從權

請執照琵琶師變相

第二十五回

訪命婦言間遭駁辯

詰頑童意外得真情

第二十六回

出罪入罪難釋疑團

真身幻身忽罹痼疾

第二十七回

鑽穴隙聯袂脫囚牢

戴星霜隱身入爵邸

第二十八回

春蠶不死猶是情長

朝露餘生可憐蛻化

第二十九回

療急病庭園驚怪象

載奇案報館佈新聞

第三十回

開法廷判官訊大案

作見證伯爵上公堂

第三十一回

發天良祝蠻斯自首

獲蹤跡荷丹女現身

第三十二回

警癡頑郭古流陷罪

求懺悔克洛圖善終

寒桃記卷下

第十七回

冒風雪密訪有情人

購莊墅隱關幽歡地

話說賀士倫敘述克夫人說話道。克伯爵出錢買了我的身。不能買我的心。因此我想姑將表面的愛情賣與伯爵也罷。只要伯爵得了我表面的愛情。心裏能夠十分滿足。十分歡暢。我的責任就此了結。但表面的愛情既賣與伯爵。就不能再行明給他人。惟有心裏天生完全的愛情。還可以自由。不會賣。却這纔不避嫌惡。一腔兒奉贈於你。克夫人對我說了這話。我當時猶如夢中迷迷惑惑。不知怎樣纔好。但感激之下。覺得夫人蘭心蕙質。非比尋常。實是世間少有的慧媛賢女。賀士倫說到這裏。接着長嘆一聲。又道。穆克蘭兄。你若道是虛假。那也沒法。但克夫人實是才思精細。愛惜聲名之女。雖則和我鍾情。暗地密會。却時刻依然十二分用心。不肯絲毫損壞名譽。那年夏間。到巴黎住了有五十天左右。忽然要和我相別。但起先和伯爵約定。只能住三十天。這回伯爵見他逗留多日。很爲詫異。寫了一封信去說。若不趕

快回家。我就親自來領的話。夫人被他催迫。沒奈何。只得回去。臨別之際。對我說道。賀士倫。我沒有別的心事。只怕萬一被人猜疑。毀害我的聲名。爲了聲名。我的性命。自然。毋。消。說。得。就。是。拋。捨。了。你的性命。和你那最愛戀的女子性命。也不該有什麼怨恨。我和你在巴黎多住一天。就多一天。關礙我的聲名。因此如今只得告別。但我一月不見你。如隔三秋。這光陰。怎能挨過。今天是十月十二。待到十一月十二。必然又要和你相逢。十二那天。午後三下鐘。你只避人耳目。到賀家村後面山谷之間。立德門斯那條十字路上來。我必在那裏等著你。十二午後三下鐘。你不要忘了。這樣約定之後。方纔惘然而別。那時賀家村的莊子。正交給我一箇叔父。看管。我按照夫人預約。十一月十一午後。先到莊子上歇宿。第二天十二三下鐘。暗地獨自走到立德門斯。原來那箇所在。乃是一條十字小路。在山谷底下。來往行人很少。那裏相會。實是很好的地方。無奈那天正遇大雪。又是大風。我路逕生疏。竟將方向道兒。迷住。到得那裏。已是三下半鐘。迴頭四下裏一看。只見夫人。冒着風雪。精神颯爽。呆呆立。

在。一。顆。大。樹。的。背。後。待。我。前。來。瞥。見。了。我。先。自。開。言。問。道。賀。士。倫。你。什。麼。時。候。到。莊。子。上。我。答。是。昨。天。來。的。又。問。你。來。時。曾。說。什。麼。沒。有。我。道。嚶。叔。父。那。邊。我。素。來。沒。有。什。麼。可。說。的。因。此。一。言。不。發。而。來。又。問。這。時。和。夏。天。不。同。這。樣。寒。冷。天。氣。你。無。故。出。了。莊。子。來。到。這。裏。人。必。然。要。奇。怪。的。我。道。正。是。任。是。不。奇。怪。可。也。……夫。人。那。時。臉。上。陡。然。起。了。一。陣。憂。急。形。容。又。道。你。能。認。識。這。條。道。兒。麼。我。答。爲。因。不。知。找。問。得。苦。咧。夫。人。問。問。的。誰。人。我。答。莊。子。上。的。看。門。小。子。米。泰。爾。夫。人。益。發。着。急。道。你。怎。麼。恁。地。不。留。神。無。緣。無。故。來。到。莊。子。上。又。無。緣。無。故。問。了。道。兒。來。到。這。箇。可。怪。的。所。在。你。竟。不。知。道。人。家。見。了。疑。心。麼。倘。然。有。人。起。了。疑。心。跟。踪。而。至。眼。見。咱。們。情。節。耳。聽。咱。們。說。話。這。便。如。何。我。道。那。樣。事。情。很。好。……夫。人。道。不。是。你。莫。說。那。樣。話。我。雖。則。世。上。沒。有。怕。懼。之。人。惟。有。我。聲。名。污。辱。是。最。可。怕。的。我。爲。因。愛。戀。情。人。得。能。和。你。見。面。原。是。最。快。樂。的。事。情。但。心。裏。着。急。的。就。是。被。人。看。破。猜。疑。我。覺。得。被。人。猜。疑。比。被。我。丈。夫。克。洛。圖。眼。見。還。要。利。害。須。知。丈。夫。眼。見。只。有。丈。夫。一。人。憤。怒。他。人。依。然。不。知。我。

的聲名還能保守。倘若被外人瞥見啊。我的丈夫也要被人竊笑。我的聲名也要消亡。我雖則愛戀你身。但聲名兩字是終生終世不能挽回。修復的。爲着我的聲名。任是殺了你的生命。奪了你的聲名。我也不悲傷懊悔。但祇賀士倫啊。我爲了聲名。總望心下騰歡。既不殺害人命。腮邊含笑。也不亡滅自身。你必須永遠不忘。將這箇意思牢牢記住。夫人決定主意。囑咐於我。我正在想話回答。只聽他又接着道。賀士倫。你少刻回到莊子裏。須對着令叔父說。是爲因借貸銀子。特地來此。恁地時。令叔父任是呵責。也不致怪你。突然從巴黎而至。在這裏多留片刻。我的聲名益發可危。只得再圖會面。賀士倫啊。說著就要返身回去。我吃驚道。啊呀。就此分別麼。夫人道。不是如今要逗留長久。必有不妙。你快些借了銀子。回到巴黎。我自然隨後再寫信給你。告訴相見日期。說罷。便自別了回家。我也怱怱回了莊子。依着夫人囑咐我的話。對著叔父說。是要借銀子。叔父聽了笑道。哈哈。這樣寒天。你來到莊子。料想不比尋常。必有事故。原來爲此。既有急用。自該借給你。叔父嘴裏說著。面上並無詫異。

的形象。隨即借給我。我益發感激。夫人的用心周到。更欽佩他。智慮如神。自此又回巴黎。不久果然夫人來了一封信。內中寫著『有軍艦將行下水。禮於洛芝夫特。彼時當可相晤』的話。後來又接連來了幾封。再四反復諄囑。說必須爲了聲名處處用心。那些書信之中。有一件最奇怪的。凡是書信角上。總記著號數。如一號二號之類。我一時想不出箇道理。後來遇見夫人之時。問他號數。是何緣故。他說我陸續曾經寫若干書信。與我情人必須記憶。因此封封信上都有記號。一則不致有錯。二則預備日後檢查。我更自佩服的了不得。贊他心思精細。且說自從他寄來第一封信之後。不上幾時。那軍艦下水之期已到。俺二人又得密會一次。那時商量妥當。由我在巴西街買下一所房屋。預備後來專在那裏作爲會面之場。賀士倫說到這裏。又長歎一聲。忽地穆律師接口問道。怎麼買房屋。麼賀士倫答道。著啊。買莊子啊。穆律師道。好好。那纔能算得一件證據。那莊子已是你的產業。麼賀士倫道。唔。是我該管。著穆律師道。可確定准麼。必有買受契據。賀士倫大爲失望道。實是我命運當盡。

提起那莊子。又有一樁不能取的奇談。穆律師又重復緊縐雙眉說道。怎麼的真是阻人興味。又有什麼奇談嗎。賀士倫道。著啊。只請靜靜聽我說來。我買那莊屋之時。我自己還沒到成丁年歲。（法國民人二十一歲方謂成丁）你想那樣年輕之人。忽地收買莊屋。人家怎不要疑怪起來。況且我更怕父親呵譴。急迫之餘。想出一箇計策。將這件事託了一箇相好的英國人馬士德。並將他姓名籍貫一概賣給與我。因此面子上那莊屋不能算是我賀士倫所有。但却由馬士德出了一箇歸還的文據。交我收藏。看那文據。姓名雖是馬士德。其實乃是我買下的。自然分明。穆律師聽了這話。眉梢又略略展開。問道。哦。既有歸還的文據。就能算得憑證。如此。那文據……賀士倫依然惘惘地道。噫。爲此說是我命運當盡。那文據雖經取到。但因當時怕父親責罰。不能拿到自己家中。就在那莊子裏找一間屋子。穩妥藏好。到得去年普法爭戰。那莊子作爲屯駐兵隊軍房。亂紛紛地。竟是遺失了。老兄你是知道的。我當那爭戰時候。曾跟隨賀家村志願兵投効軍營。疆場出戰。那時。急忙騷亂。把文據

一事全然忘了。穆律師又連連搖頭道：「如此那英人馬士德……賀士倫答道：『爭戰初起之時，他就離了法國，不知往那裏去。幸而馬士德朋友之中，有兩人知道他住在英國，因此早幾天已寫信去探問他的行蹤。兩人都有回信，一箇說馬士德恍惚已是死了一箇說他到南洋澳大利亞洲去了。究竟真假全不分明，也不能探出他實在居處。』」穆律師道：「如今那莊屋簡直沒有別的證據可以證明是你的產業。賀士倫答：『一件也沒有。』」穆律師道：「查問近處的人可有知道的。』」賀士倫答：「料也無用。近處的人出入商人之中，雖有見過我的，但我隱瞞自己姓名，冒用英國人馬士德姓名，也是沒法。倘若逢人問他，那莊屋可是賀士倫居住的。』」麼人人必答道：「不是。乃是英人馬士德住的。這也是一定不易之理。』」穆律師有些含怒道：「你說了半天，不是些也沒有證據。麼沒有證據的事，是怎樣說來可……賀士倫答道：『爲因沒有證據，所以說我命運當盡。但證據雖是沒有，事情却一些也不假。半句也不虛。』」穆律師想了半天，又問道：「那莊子裏克夫人可曾來過幾次。賀士倫答：『那箇麼。這三年之

間總有五十多次來過穆律師道。他來時近處人民可有見過他的麼？賀士倫道：「沒有。我方纔說過。夫人是非常心細之女，來往出入很爲用心，斷沒有見過他顏面的人。」穆律師道：「近處的人任是不知他屋裏必然使用女僕和男僕等人。」賀士倫道：「女僕却是雇用著，乃是英國婦人，但那女僕也不曾見過。」夫人一次穆律師詫異道：「有那樣的事？」賀士倫道：「嚶，夫人要來巴黎，我必先行知道，待他未到之前預先吩咐女僕出去辦事去的地方，約莫一晝夜工夫纔能回來。這裏夫人到後一經上了二層樓，非到回去之時再也不下樓游玩。」穆律師道：「雖是恁地，但女僕們見女主人那樣行踪祕密，定然也起疑心，心裏要想偷見他的面貌，這其間或是暗地已經察看分明，也是難說。」橫豎先找那女僕見面問他，則箇再作道理。」賀士倫道：「那女僕也當軍興時候回了英國，如今住在那裏也不分明。」穆律師道：「你家人韓索可知道這事麼？」賀士倫答道：「唔，我曾有一次帶著韓索前往打獵，半途我略受跌傷，當即一起同到莊子上，但他只見莊子外頭別的怕一概不知。」穆律師道：「恁地說來，你和克夫人私

識密會的證據到底一樁也沒有麼？賀士倫道：「並不是本來一點沒有。夫人每逢來的時候，必有什麼隨身傢具，或是妝奩飾物等類，隨帶而來。但被軍……話未說完，穆律師接著道：「想是一概遺失了。」賀士倫道：「一點不錯。」穆律師又道：「我知道了。不論什麼事，你心想只說軍……軍……就能算得確實。」伸訴的話從此含糊過去。麼？原來賀士倫說了好半天。穆律師依舊一點不能相信。賀士倫見這模樣，不覺臉色漲得通紅，很有動氣的樣子，勉強撫著胸口，又道：「老兄，你恁地猜疑？實是不近情理。我身上鬧出這件飛災，做夢也想不到。誰能預先防備？故意留些證據物件作爲今日伸訴的東西呢？我將肺腑裏的話一概對你說明。原道是彼此知心，必能得你原諒。誰知你也是和我的仇敵一般。那樣見疑不信，穆律師似乎厭煩的模樣。又道：『既是真情也好，但快些把該說的話再說與我聽。』賀士倫極情急的聲音問道：『你那樣疑我？真是叫人痛心。究竟你要怎樣纔能相信？更要叫我說什麼詳細話來？』穆律師道：『怎麼？毋須說得詳細，只着實舉一箇證據出來，便罷。』賀士倫道：『爲因沒有證據，這』

纔按照次序原原本本說的。如今你再聽着。且說那件事起的第二年。我那管理賀家村莊子的叔父忽地死了。莊子變爲我一箇人的產業。就是叔父留下別的很大財產也一概歸屬於我。從此以後。任到何時。我爲人益發自由。不怕人家生心見怪。那私相約會的事也格外放浪形骸。以後不知相逢多少次。總是行蹤祕密。毫無破綻。再者賀家花拜兩村中間一路上可以隱避躲閃的所在。俺兩人一概知道。隨時隨處可以躲避。誰也不得探知。到得臨別之時。又必預先約定下次相會的所在。和那日期時刻。一些不得稍差。約定之後。那地方任是怎樣遙遠。天氣任是怎樣陰雨風雷。別的事任是怎樣正大緊急。也不能改變。定要照約相會。因此上我那時和常年出外旅行一般。眼見我今天在巴黎。明天忽往賀家村。後天又往相離五里十里的鄉間田舍。年年月月時時刻刻沒得片刻安定身軀。但那樣沒來由的事情。只有我總覺得最快樂。簡直和夢裏做夢一般。暗想世界上知道克夫人本性真情的。只有我賀士倫一箇。那欣喜情形。真是說也說不相像。畫也畫不出來。況且夫人

的聲名。一天一天的益發傳得遠。大在慈善會已被舉爲會長。可算得咱們法國第一等美人。貞女名媛。連那有名新聞紙上也將他影片摹仿出來。給天下人觀看。這等境遇。我賀士倫怎不要沉溺迷惑其中。你想那樣有聲名的夫人。那樣的愛戀我。一箇那樣和我殷勤相會。又那樣得法國人的敬仰。我自顧孑然一身。旣無才能。又無德行。惟有欽愛夫人的賢明智慧。禱祝自己的樂境綿長。想我這一生享受偌大。豔福眞眞。什麼也比不上。但只穆克蘭兄那樣不仁不義的豔福。斷然不能久享。待到如今到底不能免拋撇分離。樂盡悲來。這一日說到這裏。更自悠悠長歎。數聲不知以後還有何話。且聽下回演說。

第十八回

受挾制匍匐赴疆場

喜擺脫堂皇諧伉儷

話說賀士倫叙到樂盡悲來。數聲長歎。却又接着道。穆克蘭兄不義的快樂不能長久。我這體魄全然做成克夫人戲玩的物件。拋失我身的自由。連我的本來根性也腐敗得不可收拾。一天一天從早到晚。從夜到晨。只想念着克夫人我身上的學問。一

點也不得長進我身上的大事一件也不去謀爲夫人說是前來我盼他來時猶如醉裏夫人道是歸去我送他去時好似夢中澈底一看我身竟不是我身所有但醉的就是醒的根苗夢的就是覺的返照待我性靈一轉想到我落落丈夫無端做了。一位克夫人的奴隸乃是鬚眉男子大大的羞恥陡然神清氣爽趕緊回復我身上的自由。早一天和夫人割斷情緣我就早一天入那悠游快樂的天地回頭一看覺得夫人的愛情非常纏綿惹我厭煩但這些不入耳的話總不能對夫人說知因此我雖已厭煩依然是不變相的奴隸有一回我一箇相好說要乘坐軍艦預備半年或是兩年周遊世界全球我想這乃是求之不得的極好機會倘若搭坐那船前往外國或是一年或是兩載我身體必然能夠自由當即暗地託他意欲附搭軍艦前往已經說妥正在設法要走有天又遇見夫人我既見了他心生暗鬼不知怎樣竟對他老實說了出來他也沒別話單說一句賀士倫你莫說頑話我心裏又悔又恨只恨冒昧對他說知但當場不能不設法遮蓋彌縫只得強作笑顏答道實是無心

不過試試愛卿心意兒的話。這一下子又被他阻礙誤事。不能前去。但和那箇相好背了約。不能不照例受罰。我就送了三百銀圓給那軍艦。作爲罰款。後來又和夫人相會。夫人對我說道。賀士倫。你若起了和我割斷情緣的意見。那我也管不得。但我只願你敢大膽。出此他這言語。簡直是恐嚇我的心。那時正在午餐。我連食物也不能進口。再看夫人臉色沉着之中。又帶些淒慘。他那一種冷面冷心的樣子。至今歷歷還在我眼底心頭。但自此以後。益發嫌惡夫人。任是坐立睡起。一心一意思索。和他斷絕的方法。但仔細看來。夫人秀外慧中。實在比世間人勝卻百倍。至於他的智慧胸襟。更有萬丈之深。我再也望不見底蘊。因此我惟有一層一層的恐怕起來。恰好近時。我母親勸我早些娶妻。我想正是很好的藉口。說話有一次遇見夫人之時。就將我母親的意思對他說明。夫人臉上登時發青。簡直和死人一樣。一派淒涼。眼色只呆呆望着我的臉。幾乎連我心裏頭的心思也看了進去。頽聲喪氣的道如此說來。你打算要擇配成婚麼。我故意笑着答道。怎麼說我是什麼打算也沒有。但

堂上說的話爲人子的斷無違背之理說着我又搔着我的頭顧夫人却十分沉靜又道你想那箇好麼我答道那裏話來但夫人任是終生終世不忘了我我和夫人依然不能同室同穴到老白頭夫人已是有夫……夫人道恁地時你一直到今原來全然是欺侮玩弄我你意思之間待娶了令正以後我的身體怎樣安排我道夫人既有丈夫又有兒女夫人道是啊爲因有了夫兒所以必須回歸花拜村這箇固然不好但雖有丈夫愛情却不在丈夫身上這纔和你到這步田地雖有兒女但末了兒那箇女兒乃是你的……骨血……說到這裏我那時鼓起生平的勇氣答道雖是恁地但任憑夫人怎樣怕也不能禁阻我不得擇配成婚若是這般便怎樣呢夫人依舊沉着臉道那也沒法惟有將你從前寄與我的許多書信一概交與愚夫克伯爵並將這事原原本本對他說明夫人當說這話時看他神色非常決定斷不是虛假頑笑的話頭我喫他這一威嚇猶如一缸冷水從頭上直淋到脚下遍身澆的冰冷身子索落落發抖箇不止但想這事非同小可拚得拿着性命去相爭這纔